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2 November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七十七届会议

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与世界社会
状况以及与青年、老龄、残疾人 and 家庭
有关的问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22 年届会

2021 年 7 月 23 日至 2022 年 7 月 22 日

议程项目 19(b)

社会和人权问题：社会发展

国际家庭年及其后续进程各项目标落实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5/153](#) 号决议提交，其中载有关于庆祝 2024 年国际家庭年三十周年的筹备情况的信息以及关于新技术对家庭影响的分析。本报告还关注数字技术帮助实现工作-家庭平衡的潜力，以及这些技术在促进和推动子女养育教育方面的作用。



一. 引言

1. 大会在其 2020 年 12 月 16 日第 75/153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通过社会发展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介绍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系统各机构落实国际家庭年及其后续进程各项目标的情况，包括为庆祝 2024 年国际家庭年三十周年进行筹备的情况。
2. 提交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的上一份报告(A/76/61-E/2021/4)提出了筹备庆祝国际家庭年三十周年的方式。该报告还建议将重点放在大趋势上，2021 年从家庭和新技术开始。因此，本报告对上一份报告所载建议采取后续行动，并讨论家庭和新技术专题。本报告主要关注新技术对家庭的影响，特别强调工作-家庭的平衡和养育子女教育。
3. 虽然一般性的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是联合国发布的几份报告的重点，但没有从家庭的角度对新技术加以讨论。¹ 本报告试图缩小这一差距，从而有助于筹备庆祝 2024 年国际家庭年三十周年活动。
4. 本报告强调了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家庭的持续影响；按照大会第 75/153 号决议的要求，介绍了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作为庆祝国际年三十周年的筹备工作的一部分而开展的活动，重点是所进行的研究和在国际一级举办的提高认识活动。

二.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家庭的持续影响²

5. 在 2021 年期间，COVID-19 大流行继续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家庭，必将对家庭和儿童的福祉产生长期影响。这些影响在教育、卫生、技术使用和工作-家庭平衡等领域尤为明显。这场流行病给有效的育儿带来了新的挑战，并突出了投资于育儿教育的必要性。

¹ 应当指出，1999 年，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表了题为“技术及其对家庭的影响”的文件(ST/ESA/266)(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99.IV.6)。

² 本报告中的数据来自以下来源：“2020 年和 2021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可分别查阅<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0/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0.pdf> 和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1/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1.pdf>；“世界儿童状况：我的思想——促进、保护和关心儿童心理健康”(纽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 年 10 月)；Susan K. Walker，“技术使用与家庭：对兼顾工作-家庭和育儿的影响”(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包容性社会发展司编写的背景文件，2021 年 5 月)，可查阅www.un.org/development/desa/family/wp-content/uploads/sites/23/2021/05/Technology-Families-Background.pdf；European Union update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new European Union strategy on children's rights，可查阅https://ec.europa.eu/info/policies/justice-and-fundamental-rights/rights-child/eu-strategy-rights-child-and-european-child-guarantee_en；Theresa Lorenz 和 Olaf Kapella，“Children's ICT use and its impact on family life: literature review”，DigiGen 工作文件系列，第 1 期，可查阅www.digigen.eu/focus-areas/；Sara Ayllón、Halla Holmarsdóttir 和 Samuel Lado，“Digitally deprived children in Europe”，DigiGen 工作论文系列，第 3 期，可查阅<https://digigen.eu/results/digitally-deprived-children-in-europe/>；以及常识媒体资源，可查阅www.commonssensemedia.org/research。

6. 这场大流行病主要对儿童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五分之四关闭学校的国家已经提供远程学习，但 2020 年，至少有 5 亿学生仍然无法进行远程学习。学校关闭的规模之大势必会逆转在确保受教育机会方面取得的进展。持续数月的缺课可能会影响教育成果，因为长期不上学会造成较低的留校学习率和毕业率以及较差的学习成果。在完成学业方面进展缓慢的情况也可能会恶化。此外，这一大流行病使学前教育的稳步进展停滞不前。

7. COVID-19 大流行加剧了儿童遭剥削的风险，2020 年童工人数上升至 1.6 亿人，这是 20 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增长。该大流行病的影响有可能在 2022 年底之前将另外 890 万儿童推向童工行列，因为家庭为了应对工作和收入的损失而将孩子送出去工作。据估计，2020 年又有 1.42 亿儿童陷入贫困，大流行病的余震可能会对未来几年儿童的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8. 由于经济冲击、学校关闭和生殖健康服务中断的综合影响，COVID-19 大流行使女童面临更大的早婚风险。据估计，由于这场大流行病，面临早婚风险的女童将增加多达 1 000 万。虽然因该大流行病而导致的大多数童婚预计会在近期发生，但其影响可能至少在未来十年内都会感受到，其负面后果包括缩短女童的教育；缺乏财务和个人独立性；遭受暴力的可能性更高；早怀孕和更频繁的怀孕，导致更高的孕产妇死亡和残疾风险，以及更高的抑郁症和自杀的可能性。³

9. 这场大流行病影响了儿童和青年的心理健康，对可能的疾病、封锁和学校关闭的焦虑上升。封锁引发了行为问题，并对患有自闭症以及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儿童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10. 关于获取技术方面的问题，COVID-19 大流行使人们更加关注为所有家庭提供互联网连接的迫切需要，以便使父母能够工作，儿童能够在家学习。许多家庭在获得互联网接入或确保儿童跟上学校教育所需的设备方面遇到了困难。即使在欧洲，也有 5.3% 的学龄儿童陷入了数字技术方面的匮乏。儿童的数字技术匮乏与贫困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密切相关。其他风险因素包括生活在大家庭或单亲家庭以及父母是移民等。

11. 在确保接入互联网和更高速度的互联网以及获得便于通信和高效任务管理的设备方面，仍然存在重大挑战。由于技术的获取和使用对实现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就业、健康、性别平等、就业质量、创新和教育等方面的具体目标有影响(仅列举一些具体目标)，因此迫切需要更仔细地研究新技术对家庭的影响。

³ Save the Children, “The global girlhood report 2020: how COVID-19 is putting progress in peril” (2020 年, 伦敦), 可查阅 https://resourcecentre.savethechildren.net/pdf/global_girlhood_report_2020_africa_version_2.pdf。

三. 新技术与家庭⁴

12. 过去几十年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大数据、机器学习、物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快速改进，是近年来最大的技术趋势。最近的发展包括远程学习和工作，在 COVID-19 大流行急剧改变人们的教学、学习和工作方式的情况下，远程学习和工作已经变得很普遍。

13. 技术在工作和学校参与、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维持亲密和远距离关系以及获得一系列资源(包括医疗保健、教育、融资和各种社会服务)方面为家庭提供帮助。快速获取信息、节省时间的设备和数字助理让生活变得更简单，并为家庭互动留出了更多时间。

14. 在家庭中使用技术可以通过促进新的沟通和共度时光的方式来培养联系和凝聚力。视频会议应用程序可以使不居住在一起的大家庭成员以以前无法获得的方式保持联系。尽管短信和视频会议等新的交流方式受到年轻一代的青睐，但一些调查显示，父母们认为这些新的交流方式是加强家庭凝聚力的一种手段。四分之一的父母报告，由于手机和互联网的存在，他们感觉与家人的关系比童年时更亲密。居住在养老院的祖父母和其他有行动问题的家庭成员在使用较新的通信工具时，感觉不那么孤立了。

15. 数字技术在解决家庭成员含有残疾儿童的家庭中与语言沟通有关的并发症方面可能特别有用。与新技术相关的好处也可以适用于大家庭和有非常住者成员的家庭。在离婚父母从事有效共同育儿的家庭中，新技术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更大程度的组织性。

16. 尽管新技术支持的通信手段有很多优势，但也有人担心，缺乏技术技能的年长家庭成员可能会体验到一种社会排斥感。在职父母可能会因使用电子设备而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压力，必须随时待命。此外，家庭冲突很可能来自于家庭成员之间就他们与技术有关的特殊技能和兴趣，或他们使用技术的原因或他们对技术的舒适程度而产生的与技术有关的差异。

17. 最常见的与信息通信技术(信通技术)有关的家庭活动，除了与朋友或家人沟通和联系外，还包括通过探索互联网以及玩电脑和视频游戏来学习。这样的活动往往有助于家庭纽带。虽然母亲更有可能在社交媒体上与孩子互动，但父亲更有可能通过视频游戏与孩子互动。⁵ 这两种类型的活动都有可能促进亲近感，并提供交流的机会，以及对儿童在线参与的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督的机会。

⁴ 所谓“新技术”一词，主要是指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动力的数字技术。随着这些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对家庭的影响也在不断变化，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是如此。

⁵ Sonia Livingstone 等人：“In the digital home, how do parents support their children and who supports them? Parenting for a Digital Future, survey report No. 1” (伦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和传播系，2018 年 2 月 6 日)。可查阅 http://eprints.lse.ac.uk/87952/1/Livingstone_Parenting%20Digital%20Survey%20Report%201_Published.pdf。

18. 在一起玩视频游戏时，孩子们体会到父母在对他们很重要的媒体方面的兴趣，而父母既可以评估孩子参与的游戏，也可以讨论与游戏内容有关的敏感问题。此外，由于父母倾向于从能够展示其技能的孩子身上学习，游戏活动因此成为双方都能体验到的满足感的来源。虽然游戏被认为能够对执行功能产生一些积极的好处，但当游戏平台被儿童单独使用时，他们往往会接触到网络欺凌和暴力，这可能会培养出对侵犯行为的接受和缺乏同理心。

19. 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数字活动可以促进团结感，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家庭凝聚力。另一方面，个人参与信通技术相关活动，虽然是娱乐和放松的来源，但可能导致家庭内部的冲突，原因是担心新技术的正确使用、家庭时间的减少和上瘾的风险(例如，在线游戏上瘾)，以及可能遭到在线掠夺者和网络欺凌。此外，视频游戏和与学校相关的技术使用的增加，以及整体屏幕时间的增加，已经引起医生和父母的警觉，他们担心儿童经历的压力和焦虑水平不断上升。

20. 举例来说，在欧洲，2019 年，平均有 20% 的 9 至 11 岁儿童、27% 的 12 至 14 岁儿童和 34% 的 15 至 16 岁儿童有负面的在线经历，这些经历通常与不适当或有害的内容或网络欺凌有关。多达 14% 的 9 至 16 岁的儿童在网上受到伤害，其中 5% 的儿童报告受到欺凌(特点是受害时间较长)，没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1% 到 10% 的青少年患有网瘾，这往往会导致社交、心理或学业上的困难；一种失去控制的感觉；愤怒的情绪；痛苦的症状；社交退缩；以及家庭冲突。

21. 随着越来越多的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使用数字设备，人们对幼儿经常成为被争取的消费对象这一事实表示担忧。需要制定法规来保护数字世界中的儿童权利并将其纳入主流。事实上，数字技术可能使儿童在网上和网下都受到伤害。已经脆弱的儿童可能面临更大的伤害风险，包括失去隐私。人们对儿童，特别是幼儿和处于儿童中期的儿童过度使用屏幕所带来的威胁感到担忧。儿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应对网络威胁所需的认知能力。担忧的重点也是过度使用技术的负面健康后果，如肥胖、睡眠不足和不良姿势。

22. 关于幼儿使用技术的指导方针，建议 3 至 4 岁的儿童每天接触不超过 60 分钟的数字设备，前提是这种使用必须伴有成人互动。⁶ 然而，美利坚合众国的研究表明，尽管有这样的指导方针，2 岁以下幼童的屏幕时间略低于 1 小时，3 至 5 岁儿童的屏幕时间为 2 小时 39 分钟，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电视上。此外，幼儿接触数字技术可能开始得太早，甚至是出生后几个月。研究表明，2020 年，近一半的 5 岁以下儿童使用平板电脑，55% 的儿童使用智能手机。

⁶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 5 岁以下儿童体力活动、久坐行为和睡眠的指南：网络安妮证据简介》(WHO/NMH/PND/19.2)，2019 年，可查阅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11663>；以及 Francesca Gottschalk “Impacts of technology use on children: exploring literature on the brain, cognition and well-being(技术使用对儿童的影响：探索有关大脑、认知和幸福的文献)”，经合组织教育工作文件，第 195 期(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9 年)，可查阅 www.oecd-ilibrary.org/education/impacts-of-technology-use-on-children_8296464e-en。

23. 对于 6 至 12 岁的年龄较大的儿童来说，他们对网络活动的兴趣与日俱增，父母对使用屏幕的接受度也在上升，73%的美国父母同意，12 岁或 12 岁以上的儿童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是合适的，67%的父母接受儿童使用平板电脑。在美国，80%的儿童在社交媒体上使用平板电脑，64%的儿童使用智能手机。

24. 青少年使用技术的时间从每天约 2.5 小时到(重度使用者)每天 13.3 小时不等。对青少年过度使用技术的担忧，就像对处于儿童中期的儿童一样，集中在由社会比较、焦虑、低自尊和遭受欺凌引起的心理影响上。这些影响在易受伤害的青少年中更为普遍。在社会情感幸福测量表上得分最低的 13 至 17 岁的青少年的报告显示，社交媒体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程度高于其他青少年报告的程度。这些青少年更有可能报告说曾被欺负过，感觉不好，感到被抛弃。此外，由技术使用引起的问题行为往往会对与父母和朋友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重要的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降低了对孩子使用技术的监控程度，这可能促成青少年对数字设备的过度密集使用。

25. 总体而言，信通技术对儿童心理健康和福祉的潜在影响是公众日益担忧的问题。最近披露的 2019 年和 2020 年从焦点小组、在线调查和日记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就是例子。所有这些发现都与 Instagram 的研究有关，表明该公司意识到其产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包括少女中与身体形象问题有关的焦虑和抑郁的比例增加。尽管有这些发现，但其所有者公司(Facebook)的高管们“一直在淡化(Instagram)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⁷ 因此，私营部门，特别是技术和电信行业，在投资于研究、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以及塑造数字技术对儿童和青年的影响方面有着特殊的责任和独特的能力。⁸

26.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对诸如游戏等某些共同的家庭信通技术活动确实存在一些研究，但很难研究最新的趋势，如涉及智能家居、语言助手和互联网连接的玩具，对家庭的影响。虽然创作数字内容，如数字艺术或音乐，可能对家庭凝聚力有潜在的好处，但在很大程度上，研究并未就此类活动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提供任何启迪。此外，人们很少关注人工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儿童及其权利。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孩子们不太能完全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含义，而且往往既没有机会交流他们的观点，也没有适当倡导者的支持。通常情况下，儿童缺乏必要的资源来应对系统误差情况或纠正任何影响其数据的错误观念。父母通过对上网时间进行限制性调解，以及通过监督儿童访问和应用控制软件，在儿童信通技术消费领域提供指导。虽然

⁷ 需要指出的是，样本量很小，不具有全国代表性。见 Damien Gayle, “Facebook aware of Instagram’s harmful effect on teenage girls, leak reveals”, 2021 年 9 月 14 日，可查阅 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1/sep/14/facebook-aware-instagram-harmful-effect-teenage-girls-leak-reveals; Anya Kamenetz, “Facebook’s own data is not as conclusive as you think about teens and mental health”, 2021 年 10 月 6 日，可查阅 www.npr.org/2021/10/06/1043138622/facebook-instagram-teens-mental-health。

⁸ 根据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 2019 年题为“数字相互依存的时代”的报告(可查阅 www.un.org/en/pdfs/DigitalCooperation-report-for%20web.pdf): “数字技术应根据《儿童权利公约》，促进儿童的最大利益，并尊重他们表达自己需求的权利。儿童使用的在线服务和应用程序应遵守严格的设计和同意标准”(第 16 页)。

欧洲只有一小部分父母使用父母控制程序，但许多 9-16 岁孩子的父母确实会检查孩子使用信通技术的浏览历史、社交网络资料、社交网络联系人和收到的信息(分别为 46%、40%、36%和 25%)。总体而言，当儿童开始使用信通技术时，父母的调解就开始了。如上所述，父母对幼儿使用技术的控制更加严格，这种控制模式一直持续到青春期早期。另一方面，青少年受到的父母控制较少。

27. 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的父母往往对数字技术的影响表现出更大的担忧，他们使用的是一套临时的、更具限制性的规则，而不是经过协商和商定的常规。他们还倾向于将规则作为奖惩策略的一部分。收入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的父母倾向于采取积极的调解策略，包括讨论在线风险，就如何安全使用互联网提出建议，并要求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在网上做什么的信息。⁹

28. 总体而言，尽管试图参与孩子的在线生活，但父母在技术使用调解的问题上很纠结，而且往往对孩子在网上所作所为知之甚少。许多父母不知所措，缺乏如何处理孩子使用这项新技术的知识。通常，孩子会影响父母对数字媒体的使用。例如，2019 年欧盟儿童在线调查显示，在所有 9 至 16 岁的儿童中，69%的儿童帮助父母解决与使用新技术相关的困难。在弱势家庭中，是孩子向父母介绍新技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知识差距特别明显。

29. 孩子的屏幕时间，特别是花在智能手机上的时间，是家庭冲突的最大来源之一。在诸如吃饭等共同的家庭活动中使用数字设备，被认为是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行为。重要的是，如果父母花大量时间在智能手机上，孩子们会开始质疑他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合法性，如果这种行为导致家庭时间减少，他们会感到失望。此外，在大家庭中，由于争夺设备而引发的冲突似乎更频繁。在子女更了解新技术的家庭中，冲突发生的频率也更高，这可能是因为父母可能难以接受潜在的权力转移，而子女则可能因父母缺乏技术性技能而感到沮丧。

30. 尽管上述担忧是有道理的，但事实仍然是，数字技术确实主导了年轻人的个人和学校生活，是大多数青少年和成年人生活的一部分。调查表明，大多数青少年不会报告使用技术带来的负面后果。此外，研究表明，尽管基于数字技术的互动，例如发短信或使用社交媒体，很常见，但青少年仍然喜欢与他们的同龄人当面交流。重要的是，技术的使用既影响身份的形成，也有助于灌输一种代理、自主和学术成就的意识。对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来说，精通技术使用意味着为依赖自动化的工作做好了准备。

31. 对使用新技术和儿童福祉之间关系的研究可能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父母应该更多地关注孩子在网上做什么，而不是关注他们在网上花了多少时间。通过这种方式，父母可以更好地保护孩子，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屏幕时间。一些学者

⁹ 这些意见基于在七个国家进行的研究，包括英格兰、芬兰、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见 Sonia Livingstone 等人 “How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manage digital devices at home: the role of income, education and parental style” (伦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盟儿童在线，2015 年)。可查阅 https://eprints.lse.ac.uk/63378/1/_lse.ac.uk_storage_LIBRARY_Secondary_libfile_shared_repository_Content_EU%20Kids%20Online_EU_Kids_Online_How%20parents%20manage%20digital%20devices_2016.pdf。

坚持认为，屏幕时间占孩子们生活的多大部分，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占用了太多的睡眠、游戏、交谈、体育活动和参与家庭和社区生活的时间。因此，鼓励家庭制定使用技术的指导方针和共同规则。¹⁰ 需要有足够的父母调解和基本的数字能力，旨在减轻儿童和青少年在线活动的不利影响，以便能够面对在线风险。育儿教育是增强父母信心、确保监控技术选择和确保儿童安全上网所需工具的关键。

四. 新技术与育儿教育

32. 正如秘书长上一份报告所强调的那样，育儿教育是实现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特别是目标 3 和目标 4 下的具体目标的有用工具。育儿教育已被确定为减少儿童健康问题和学习缺陷的一种手段。几十年来，育儿教育的实施取得了进展，产生了高质量、经过充分考验的方案，带来了积极的结果。

33. 如上所述，新技术为所有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和照料者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虽然父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对技术的接触和使用，但调查显示，他们发现教育子女变得更加困难，这归因于技术在孩子生活中的存在。此外，面对新的技术趋势和越来越多的年幼儿童使用技术，父母往往对自己的育儿技能没有信心。

34. 美国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父母(98%)都认为他们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孩子不受网上内容的影响。然而，65%的父母预期政府或技术公司承担这一责任。71%的父母认为，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可能对孩子的社会-情感学习有害。他们还担心遭遇网络掠夺者、露骨的性内容和暴力内容以及网络欺凌等问题。

35. 父母倾向于使用技术来提高他们的育儿知识和技能。例如，最近的数据表明，在有 17 岁以下孩子的家庭中，美国 40%的父母和澳大利亚 65%的父母，使用互联网资源寻求这些主题的帮助。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和有残疾儿童的人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在线帮助，作为对诸如他们的大家庭成员、教育工作者和儿科医生等其他支持提供者的补充。

36. 数字工具也被用来与其他父母联系，以寻求建议和育儿信息。父母们重视参与社交媒体上的讨论论坛，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情感上的认可，一种使他们的担忧正常化的手段，以及对解决问题和决策的建议。技术设计，包括播客、网站、博客、社交媒体和各种应用程序，帮助父母满足其育儿需求。调查表明，父母使用论坛和其他平台来获取与儿童发展相关的知识，以获得情感支持和认可，并加强社区联系。年轻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在线资源的使用程度更高。与其他父母和专业人员的在线互动有助于创造数字社会资本，并有助于建立父母对其育儿相关知识和技能获取能力的更大信心。

¹⁰ 作为例子，请参阅美国儿科学会提供的创建家庭媒体计划指南，可查阅 www.healthychildren.org/English/media/Pages/default.aspx；可通过西澳大利亚政府 (<https://www.natureplaywa.org.au/digital-wellbeing/strategies-to-reduce-screen-time/family-media-plan>) 查阅家庭媒体计划信息。

37.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技术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这一主题理应成为育儿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增强父母的权能，帮助确定他们的孩子与数字媒体的关系，并讨论在线礼仪、同理心、道德伦理、互联网安全、个人界限以及如何规范自己的媒体习惯。
38. 育儿教育的工具侧重于提供与儿童发展领域和年龄阶段相关的信息，以帮助父母了解儿童在管理其在线存在和浏览数字平台时的能力和责任，同时面对潜在的威胁并积累创造性和协作性技能。
39. 父母在浏览数字空间时需要帮助。随着他们更多了解新技术的影响并保持现实的视角，随着他们更加适应以各种方式使用技术，他们更有可能对管理子女使用这些技术产生兴趣。在育儿教育环境中的讨论可以帮助父母转变为照料者的角色。在这些虚拟空间的安全问题上，孩子们可以期待获得支持和个人成长，而不是批评和不想要的自我暴露。媒体教育组织，如“常识媒体”，为父母提供在线访问，以获得适合年龄的媒体使用指导。¹¹
40. 技术工具有助于育儿方课程的提供，并有助于降低向大量父母提供这些方案的成本。早期的证据表明，电子发送育儿课程，如通过互联网分发的短信、音频、视频和互动组件，因节省旅行和实施费用，在时间效率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41. 一系列促进发送内容的学习技术和社交平台，使教育者和父母之间以及父母与父母之间能够进行互动。它们可以一对一使用，也可用于大型团体，以促进参与者之间的互动。目前还没有关于技术整合、内容或对育儿教育者的培训标准，可使他们能够满足相关的能力要求。
42. 在一些国家，对忽视儿童或虐待儿童的父母以及离婚父母进行育儿教育是强制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方便的在线课程使遵守这些要求成为可能。关于适应面对面课程的研究显示了积极的结果，尽管是在短期内。例如，当 3P(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积极育儿课程将社交媒体和游戏功能纳入到弱势家庭时，在减少儿童行为问题和放任或过度反应的育儿方面都取得了更好的成果。¹² 父母也感受到了较少的压力。此外评价表明，参与者赞赏与在线社区参与相关的灵活性、匿名性和共享便利。
43. 虽然在育儿教育中技术整合的研究尚处于早期阶段，但适应和测试新的沟通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向父母传达信息，进行评估，并鼓励父母之间的社区意识——已经从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角度产生了成本和收益的宝贵信息。建立必要的专业标准来指导育儿教育者为实践做准备的过程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44. 提供育儿教育的在线资源越来越多，为那些寻求获得奖学金和专业发展的人提供全球范围内的育儿教育者网络。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有零到三岁组织(Zero to

¹¹ 参见 www.commonensemedia.org/。

¹² 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开发的 3P 积极育儿课程目前在 30 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有超过 91 000 名实践者接受了课程传送方面的培训。该课程被认为帮助了全球约 400 万儿童和家庭。

Three)、¹³ 全国家庭关系委员会、¹⁴ 欧洲幼儿教育研究协会(EECERA)¹⁵ 和埃里克森幼儿技术中心。¹⁶ 另一个积极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家庭生活教育课程,并且有些大学提供了育儿教育领域的研究生学位。

45. 育儿教育可以提供有关如何健康使用媒体的信息,从而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和创造力。在国际一级(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区域一级(如由欧洲委员会)和国家一级(如新加坡媒体扫盲理事会)为父母编写的指南越来越多。这类资源——上文所提到的只是目前可用资源的几个例子——鼓励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育儿方式的进行反思并提供指导:防范网络欺凌和错误信息、网络隐私以及其他问题,以促进媒体的安全使用。Schoolology 等平台提供有关课业主题的信息,并提供其他资源的链接。这些工具有助于解决有关儿童与媒体的问题,并使父母能够了解其子女的教育状况。

46. 总而言之,新技术对育儿教育具有双重重要性——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提供形式上。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的信息帮助父母和家庭学习如何利用技术造福子女。此外新技术提供了工具,包括有效交付的新方法,以及将育儿教育带给更广泛受众的虚拟环境。

47. 育儿教育具有政策含义:它应该被正确地视为一项有用的战略,使父母能够提高他们的技能,进一步支持他们家庭和孩子的需要。此外,正如秘书长上一份报告所指出的,育儿教育是防止体罚等消极行为的一项战略,应成为为父母建立基础设施的一整套战略的组成部分。此外如本报告所述,育儿教育是实现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具体目标的战略,特别是与健康和教育相关的具体目标。

五 新技术和工作-家庭平衡

48. 人们普遍预计,技术将继续影响个人和家庭,人们肯定会越来越依赖数字连接从事社交、工作、教育、保健、财经和购物。一些专家将此描述为“全远程”世界的特征,随着更灵活的工作安排成为永久,个人、家庭和社区适应这些安排,可能会改善家庭和工人的生活质量。一些专家预测,到2025年,将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以及更多的虚拟社交和娱乐互动,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虚拟和增强现实以及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进步可能会让人们过上更有见识、更安全、更有成效的生活,这通常是由保健、教育和工作等关键领域的“智能系统”实现的。¹⁷

¹³ www.zerotothree.org/。

¹⁴ www.ncfr.org/。

¹⁵ www.eecera.org/。

¹⁶ <https://teccenter.erikson.edu/>。

¹⁷ 见 Janna Anderson、Lee Rainie 和 Emily A. Vogels, “Experts say the ‘new normal’ in 2025 will be far more tech-driven, presenting more big challenges” (Pew Research Center, 18 February 2021), 可查阅: 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1/02/18/experts-say-the-new-normal-in-2025-will-be-far-more-tech-driven-presenting-more-big-challenges/。

49. 在一个流动性越来越大的社会里，工作不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得益于互联网、云服务和移动设备，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工作。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据报美国只有不到 5% 的劳动力完全在家工作，也就是说“远程办公”，而欧洲只有 2% 至 9% 的劳动力。¹⁸ 目前，很大程度上由于疫情，大多数专业工作都在家里进行，而且这一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

50. 随着弹性工作安排成为一种常态，甚至被视为工作领域的永久固定安排，人们对工作-家庭平衡产生了新的担忧，对技术整合研究的早期整合分析表明，工人的生产率和自主意识都有所提高。然而，新的工作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包括与因需要在家处理更多工作造成的工作-家庭干扰、共享空间或空间不足以及死板的工作时间安排。

51. 新的弹性工作安排和数字工作的紧迫性会影响个人和家庭的福祉，影响人们对自己作为员工和父母的能力的看法。对这些影响和总体的工作-家庭平衡感以及生产率的研究表明，结果好坏参半。一些研究表明，科技的使用增加了工作量和感知到的压力，但不会改变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能力。更早的研究报告称，压力减少了，但过度工作的感觉更强了。

52. 每个人对于工作-家庭平衡的体验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妇女在家工作的好处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限的。通常情况下，即使妇女感觉到她们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和更大的灵活性，她们也不会表现出更大的工作满意度。此外一些研究表明，尽管一位母亲在工作，但母亲在家的事实可能会增加孩子们对她是否有空的期望。在居家封锁期间，与伴侣分担育儿责任的母亲比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的母亲有更积极的工作-家庭平衡体验。¹⁹ 此外，雇主的态度有助于远程工作取得成功：不愿相信员工工作效率高的管理人员可能会削弱员工的自主意识和其成就获得认可的感觉。

53. 员工在任何时候(包括下班后和周末)的灵活性和空余时间，都是远程办公和工作-家庭平衡方面需要关注的其他问题。父母可能会认为，需要不断从事工作会诱使他们牺牲自己的父母角色。使用能够实现弹性工作的技术可能会导致冲突，并可能降低工作业绩。社交孤立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些研究表明，由于部署各种在线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就会减少。

54. 在家工作的父母对家庭有直接影响，弹性工作时间对家庭生活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父母也许能够更容易地协调他们的私人生活义务和职业生活责任。与此同时，远程工作对工作-生活平衡构成了挑战，当父母无法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设定清晰的界限，并在育儿时间发现自己因工作需要分心时，孩子的福祉可能会受到影响。

¹⁸ 欧盟统计局 2018 年数据。

¹⁹ 例如见 Sara Martucci, “He’s working from home and I’m at home trying to work: experiences of childcare and the work-family balance among mothers during COVID-19”,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 October 2021. 可查阅: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192513X211048476>。

55. 因此，重要的是要帮助员工获得在工作和家庭中管理技术使用所需的个人意识、动力和技能(通常称为“数字文化资本”)。这包括界限管理，而技术可以促进这一管理，也可以侵入性地阻碍这一管理。可以向员工提供培训，教会他们如何使用(但不是过度使用)智能手机，部署隐私管理工具，实践数字良好公民身份和在线自我展示，以及如何设定界限，以减轻个人压力，提高家庭满意度和幸福感。

56.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为从事远程工作的员工提供的最切实的支持之一就是购买家庭办公设备的津贴。然而，员工也需要足够和可靠的技术支持和教育。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就数字设备的使用、数据共享、隐私和安全、时间管理以及与工作业绩相关的期望制定明确的技术相关政策。

57. 在政策方面，到目前为止，关于促进工作-家庭平衡的建议侧重于创造更灵活的工作安排和适当的育儿假政策，以及与托儿和儿童教育相关的支持。这些政策促进高质量的幼儿教育 and 照料，并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 下的几个具体目标。还需要采取新的行动和战略，以解决与数字资本和上述其他关切有关的问题。

六. 庆祝 2024 年国际家庭年三十周年的筹备情况

58. 2021 年，庆祝国际家庭年三十周年的筹备工作将重点放在新技术上，这是上一份报告确定的第一个大趋势。题为“技术使用与家庭：对工作-家庭平衡和育儿教育的影响”的背景文件已在网上推出。²⁰ 宣传和提高认识活动的重点是分析与新技术对家庭的影响有关的一些问题。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 2021 年举办了两个重要的在线活动：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会外活动，重点是新技术和工作-家庭平衡，以及庆祝 2021 年国际家庭日，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新技术和育儿教育。

59. 名为“数字技术与家庭：关注工作-家庭平衡”的在线会外活动强调了提供托儿服务对于工作-家庭平衡考虑的重要性。按照“腾出时间”的方式，要实现这种平衡，就需要把重点放在弹性工作安排上，这就需要提高工作效率，帮助父母有效管理时间。对于幸福的认知、身体、关系、情感和精神方面的关注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是，虽然技术可以帮助实现工作-家庭平衡，但它也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孤立，正如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远程工作所揭示的。因此，必须警惕在工作-家庭平衡的背景下使用技术的意外后果，牢记工作-家庭平衡的概念将随着时间而持续变化。专家们建议继续利用现有的工作-家庭支持机制包括技术，并培养健康有效的工作场所文化；随着工作场所技术的创新，要牢记对家庭的影响；提升健康的个性工作能力；扩大研究，以代表家庭和工作配置的范围，以及工作-家庭平衡的技术整合。²¹

²⁰ 可查阅：www.un.org/development/desa/family/wp-content/uploads/sites/23/2021/05/Technology-Families-Background.pdf。

²¹ 详情可查阅：www.un.org/development/desa/family/2021/01/28/59th-commission-for-social-development-8-17-february-2021/。

60. 2021 年庆祝国际家庭日的重点是家庭与新技术。庆祝活动强调，技术的效果将取决于技术能力，取决于如何使用技术，以及个人、组织和决策者如何为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变化做好准备并作出反应。还强调了使用互联网和数字设备的不平等。²²
61. 已经注意到部署新技术带来的机会，以下几个方面就是证明，例如：新形式的学习和参与；创造力、协作性和连通性的提高；个人表达的新的可能性；培养新技能的新方法。与此同时，人们对不同家庭之间以及几代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和持续的数字鸿沟表示关切。还注意到与新技术的负面影响有关的一些人类发展问题，包括睡眠不足；对学习和社交的干扰；可能的上瘾，如对网络游戏；肥胖症；网络欺凌；以及接触有害图片和在线侵害者，以及安全和隐私遭到破坏。
62. 通过为父母配备适当的工具，育儿教育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帮助父母在总体上实现更好的育儿，特别是在适应新技术方面。由于全球育儿教育的方法高度分散和不成系统，没有专门针对育儿教育技术能力的指导方针或工作要求，因此需要投资于利用新技术的育儿教育。虽然技术整合的育儿教育等直接支持是必要的，但还必须要有间接支持，如在互联网公平、在线安全和数字权利的宏观背景下的育儿教育者的准备和支持。²³
63. 在国际家庭日活动上，家庭和技术问题焦点小组介绍了审议得出的结论。该小组指出，互联网的普遍覆盖应被视为一项人权，因为互联网的接入对教育、通信、商业、医疗保健、就业、公共服务、公民参与和全球合作越来越重要。除了接入，投资基础设施和培训以提高公民数字素养是至关重要的。该小组侧重于衡量家庭获得新技术的最佳指标，这些指标超越了广泛衡量获得互联网和数字设备的标准，涵盖了衡量数字技能和知识以及与获得这些技能和知识相关的社会规范。注意到必须从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远程学习经验中吸取教训，还需要培训教育者、基于教学法的创新以及更好地将所有世代纳入数字世界。关于能够帮助弥合代际数字鸿沟的政策，人们认为重要的是为老一辈人提供机会和培训，为家庭专业人员提供教育，并投资于进一步的研究。²⁴
64. 如上次报告所述，会员国表示支持筹备和庆祝国际家庭年三十周年，表示计划主要与民间社会等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在国家一级举办活动，包括提高认识活动和公共教育运动。虽然 COVID-19 大流行使一些面对面的活动无法开展，但在网上组织了一些活动，以传播有关庆祝国际年三十周年筹备情况的信息，并鼓励各利益攸关方将重点放在面向家庭的政策。
65. 展望未来，2022 年庆祝国际年三十周年的筹备工作将侧重于移民和城市化；2023 年，人口趋势；2024 年，气候变化。除了发布侧重于这些趋势对家庭和政策的影响的背景文件外，还将在即将举行的社会发展委员会会议上举办提高认识活动。此外，国际日庆祝活动以及将在不久的将来举行的国际和区域专家组会议将

²² 关于数字不平等的进一步资料载于秘书长关于通过社会包容促进社会融合的报告(A/76/184)。

²³ 更多详情，可查阅：www.un.org/development/desa/family/international-day-of-families/2021-2.html。

²⁴ 更多详情，可查阅：www.un.org/development/desa/family/wp-content/uploads/sites/23/2021/05/Jessica-Navarro.pdf。

讨论上述专题。秘书处将向会员国和各相关利益攸关方征求关于在国家和区域两级筹备庆祝国际年三十周年的材料，这些材料将会列入今后的报告。

七.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66. COVID-19 大流行导致了停工及工作场所、学校和托儿服务的关闭，将家庭推入了一个新的现实，暴露了它们的脆弱性。与此同时，这场疫情揭示了家庭在无偿经济中作为社会安全网和照料者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67. 家庭受到了快速技术变革的影响，预测表明，会有越来越多的实例证明技术的应用对私人和专业领域的日常运作产生了影响。在过去几十年里，数字技术的快速变化改变了家庭的功能和互动方式，并使沟通变得更快捷、更有效。通过引入“智能”技术，家务活的效率得到了提高。

68. 然而，由于无法接入互联网和数字设备，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从这些积极的技术变革中受益。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对低收入和弱势家庭的影响尤为严重，并加剧了他们面临的挑战。弱势家庭在获取技术方面的不平等可能导致“知识鸿沟”，特别是儿童之间的“知识鸿沟”，并可能加剧收入、教育、就业以及获得住房和保健服务方面本已存在的差距。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确保在一个快速数字化的世界中不让任何一个家庭掉队。

69. 儿童的数字剥夺与社会经济特征密切相关，因此针对和支持物质匮乏家庭中的儿童的当前和未来政策是关键。紧急扩大收入支持和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或许可抵消疫情加剧的童工和早婚增加的影响。

70. 重要的是，获得技术有助于个人和家庭获得社会服务，包括社会包容不可或缺的儿童福利和出生登记。获得技术对于家庭成员生活在不同国家的跨国家庭、移民家庭以及因就业、离婚或其他因素而分离的人们尤其重要。

71. 令人担忧的是，过度使用新技术对家庭福祉特别是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从肥胖、缺少睡眠和成瘾到隐私问题、网络欺凌和整体屏幕疲劳。有迹象表明，由于儿童和青少年过度接触技术引起的冲突，家庭凝聚力受到损害。

72. 父母经常对技术的快速变化和新技术的应用感到不知所措，他们需要支持，以有效地管理子女对技术的使用。随着现代育儿方式日益受到技术变革的挑战，有效应对这些新挑战需要增加必要的资源，以帮助父母照料子女。如果父母要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在发展育儿技能以及父母意识和知识方面的投资是必不可少的。

73. 育儿教育是对家庭和儿童福祉的投资，它提供获得资源和社会支持的途径。它专注于儿童发展，肯定了密切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建议进行育儿教育和支持，以避免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父母压力的潜在后果，包括虐待和忽视儿童。

74. 在这方面，育儿教育的数字工具应该有所帮助。技术既可以作为帮助家庭学习如何为儿童选择适当技术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在虚拟环境中提供育儿教育的工具。父母需要支持，以建立对子女健康使用媒体的理解，特别是为了学习和表达创造力，以及培养对潜在冲突领域和对这些冲突的可能的解决办法的认识。技术可以帮助形成和传递育儿教育的内容。见多识广的父母反过来可以促进家庭和社会层面的社会凝聚力。

75. 然而总的来说，育儿教育虽然很重要，但仍然没有被当作家庭支持的一项战略而得到应用或部署。研究表明，育儿教育可以在政策性决定中得到更广泛的采用。它可以满足家庭需要，特别是在儿童福祉、学习和教育、健康和精神健康以及性别平等的背景下，从而有助于实现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相关具体目标。

76. 由于 COVID-19 危机，向弹性工作安排的过渡已经加快，这一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由于良好的工作-家庭平衡有助于增强家庭凝聚力和福祉，数字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公平和灵活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这样的政策不仅应该支持体面的数字工作，还应该认识到家庭面临的现实，包括照料责任，而这些责任绝大多数仍然是由妇女完成的。

77. 从性别和家庭角度审查技术对妇女、儿童和一般父母的影响表明，新技术具有促进工作-家庭平衡的潜力。然而需要保持警惕，以确保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界限不会变得模糊。由于员工对平衡的认知和偏好是他们适应和确保平衡感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允许员工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的，以满足工作和家庭的需要，这是很重要的。

78. 关注技术对工作-家庭平衡和育儿教育的影响，可以帮助父母和政策制定者应对技术使用增加带来的挑战。由于技术的使用不断发展，对成人和儿童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支持关于技术对家庭影响及其在促进学习和教育方面作用的研究至关重要。此外，必须扩大对工作-家庭平衡和技术整合的研究。

79.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疫情已经危及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的数据的产生。数据的缺乏限制了政府接触儿童及其家庭并确保他们获得服务和机会的能力。在与儿童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中，平均有 74% 的指标没有足够的数据或显示出在 2030 年实现全球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不足。因此，对数据和创新的投入是应对危机和支持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80. 庆祝 2024 年国际家庭年三十周年的筹备工作提供了一个机会，以重点关注大趋势及其对家庭功能和福祉的影响。扩大对大趋势和家庭的研究对于为应对家庭面临的新挑战而设计面向家庭的顺应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城市化和移民、人口变化和气候变化是根据新技术对家庭的影响的探索而需要审查的新趋势。今后关于庆祝国际家庭年三十周年筹备情况的报告将介绍目前对大趋势的研究，并就确保世界各地家庭福祉所需的政策行动提出建议。

B. 建议

81. 鼓励会员国考虑以下建议：

(a) 为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及其他问题，除其他外，通过扩大儿童和家庭福利、带薪家事假和病假、提高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和对育儿教育的投资，为在职父母提供支持；

(b) 改善家庭特别是弱势家庭获得互联网、更高速互联网和数字设备的机会，并投资于家庭成员的数字素养技能；

(c) 投资育儿教育，包括利用技术，以此作为减少忽视儿童的宝贵预防战略，并单独或作为更广泛的面向家庭的政策和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支持儿童的健康发展；

(d) 在数字世界中促进工作-家庭平衡，给予有家庭责任的员工灵活的工作时间，使他们能够满足工作和家庭的需要，并投资于可靠的技术支持和教育；

(e) 扩大关于新技术对家庭的影响、工作-家庭平衡以及结合技术设计、提供和实施育儿教育的循证研究，以便制定适当的政策来支持有家庭责任的工人；

(f) 作为庆祝国际家庭年三十周年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支持关于技术、城市化、移民、人口和气候变化等趋势对家庭的影响的研究、提高认识活动和政策行动。²⁵

²⁵ 有关详细建议，见 Susan K. Walker 为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编写的背景文件《技术使用和家庭：对工作-家庭平衡和育儿教育的影响》，2021 年 5 月。可查阅：www.un.org/development/desa/family/wp-content/uploads/sites/23/2021/05/Technology-Families-Background.pdf。